闕里文獻考

闕里文獻考序

余每讀家乘至孔叢連叢之篇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先聖文章道德備於六經散見於百家傳記而論次於史記世家載籍極博固無事我一家之私述為也惟歷世久遠子上子家而下顯晦不常至如致尚儒術代有褒崇而史志詳略異裁非貫串而會通之亦曷見典章之因革則見志乘之作又當與史兼行而不可忽者我家自連叢而後述者罕聞迄南宋時東家雜記之書始出然而已略廣記命載又病其蕪厥後有新舊兩志復祖廣記考據尤失精核且舊志作于前明新志成於康熙丁丑如我
世宗憲皇帝之率新寢廟暨我
皇上之屢隆乘輿未經恭述余竊憾焉不遑寧處久欲戢葺訂正而益以
國朝之洋洋美典用備故實貽來者顧年穉學疎因循未逮近得叔

祖此堂公闕里文獻攷書成類別門分雜繁辨誤言不越六十萬而
二千三百餘年之事燦然大備不曰志而曰考要之志亦不外文獻
自馬氏之體裁補龍門之闕佚於以成一家言追蹤二叢實有賴焉
爰亟請付之剞劂以公海內會
聖駕南巡
回駐闕里入遺祠觀禮器
垂詢夫子襲及履所在謹按襲載丹書本出讖緯之說且相傳已堙瘞
至孔子履於晉咸康中燬於武庫然水經注云孔子廟藏素所乘車
及几席劍履其於何時遂入武庫抑即此履與否書缺有間竟不知
所對因念前之人有隨時筆之於書如是編者則遺物雖湮堂室漫
無記憶若此益以見是編之不可少也爰裝潢進呈
御覽凡敷奏所未悉者皆籍以稍塞厥咎并序於篇首俾後之子孫幸
守鉛槧無忘紹衍即以此書示之權輿也夫

乾隆二十七年歲次壬午仲夏上澣孔子七十一代孫光祿大夫襲
封衍聖公昭煥謹序

進書摺子
襲封衍聖公臣孔昭煥謹
奏爲恭進家乘仰祈
睿鑒事竊惟我
朝重道尊師邁越千古恭遇我
皇上翠華屢幸典禮聿昭異數殊榮有加無已
鉅製鴻儀臣家均宜紀述伏查闕里舊志成自前明記載未能詳備近
經臣叔祖原任戶部主事臣孔繼汾纂輯闕里文獻考一百卷分列
條目採綴成編凡我
列聖洎我
皇上彪炳古今之典昭回雲漢之文敬謹備錄垂示萬年而於舊志訛
舛之處亦略爲訂正見已成書謹裝潢進呈
御覽伏乞

睿裁訓示謹

奏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十六日

奏進奉

旨留覽欽此

闕里文獻考卷首

勑授承德郎原任戸部廣西淸吏司主事孔子六十九代孫繼汾敬述

目錄

宓子不齊　樊子須
有子若　公西子赤
原子憲　公冶子長
南宮子适　公晳子哀
曾子點　顏子無繇
商子瞿　漆雕子開
公良子孺　秦子商
顏子高　司馬子耕
巫馬子施　梁子鱣
琴子牢　冉子孺
顏子辛　伯子虔
公孫子龍　曹子卹
陳子亢　叔仲子會

秦子祖　奚容子蔵
公祖子句茲　廉子潔
公西子輿如　罕父子黑
公西子蔵　壤駟子赤
冉子季　鄭子國
后子處　縣子亶
左人子郢　狄子黑
商子澤　任子不齊
榮子旂　顏子噲
原子亢　公肩子定
秦子非　漆雕子徒父
燕子伋　公夏子首
句井子彊　步叔子乘

卷四十三
從祀賢儒考第十四之一

卷四十四
從祀賢儒考第十四之二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一

聞禮 毓埏

傳鋕 彥緄

承寅尚林

卷七十四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二

鼐 元龍父璞

涇 思楷

詮

卷七十五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三

勛子良輔 宗翰

思逑 克欽子希大希章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五

僖　　倚任倚鈕

卷七十八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六

安國子卬孫驩衍　　臧父聚子琳孫黄茂茂子宣

奇宗人子通　　嶼

長彥弟季彥　　穎達

卷七十九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七

光　　扶

緯　　貞通

卷八十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八

奐　楨

戩　溫裕（從弟溫業）

敏行　道輔

文仲　思進

思立　聞詩

卷八十一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九

休源（子[illegible]）　戣

戡　毓珣（子傳嘉）

卷八十二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

融

卷八十三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五

承恭　公恂

卷八十八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六

奮 父永子嘉　奕 子倫

賢　昌寓 子舜

端隱　括

元敬　克慧

彥祿　闇定

貞瑄　尚鉞

尚銑　尚惇

輿詢

卷八十九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七

宙 弟翊彪

卷九十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八

靖 靈符

璐之 延之

傳 公才

彥綸 尚則

卷九十一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十九

德紹 宗旦

文甫 檜

承浦 闓鐕

貞璞子尙和尙秘　貞度父聞鵬子尙友尙賢尙忠尙芳尙勳宗人貞復尙侗尙倚尙府尙恭衍栻衍棫二子

衍儁　興聖弟興燦

卷九十二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二十

褎　蘊

彥輔子漢英　聖聰

畋　士份

貞稔　衍劭

衍樟　衍球

衍佳　興永

卷九十三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二十一

祇　公怡

宏蘊　聞犨

聞阜　貞璠

尙果

卷九十四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二十二

衍宗人爽吾　稚珪父靈產

紹安弟紹新紹忠　季翊

若思弟若仲　至

武仲　平仲

滋從弟淑源宗人伯元伯迪伯元子宗武　端甫

之載子汭　思睿

諤　公恪

彥倂五世祖思友　承倜父彥道從弟承仍承仍子宗斐

宏頡子[illegible]　聞詩
貞時　侚珥
衍栻

卷九十五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二十三

立　元
建　昱
搴　述睿兄克符克讓

卷九十六

子孫著聞者考第十五之二十四

淳之　沉
祐　道徽族祖嗣之兄子據
元演　公輢

卷末

附識

辨譌

閩里文獻考卷首終

世系第一之一

至聖先師孔子諱丘字仲尼本姓子氏殷之裔也昔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元囂得姓己氏元囂及子蟜極皆不得在位至孫帝嚳承顓頊有天下是爲高辛氏契帝嚳子也佐禹治水有功舜命爲司徒敷五教封於商賜姓子氏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爲字蓋自微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天乙名履伐夏有天下國號商是爲成湯湯太子太丁之子太甲克修祖德廟號太宗太甲生太庚太庚生太戊太戊廟號中宗生河亶甲河亶甲生祖乙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小乙小乙生武丁武丁廟號高宗生祖

甲祖甲生庚丁庚丁生武乙武乙生太丁太丁生帝乙帝乙元子微子啓大子微仲衍一名泄皆以母賤不得嗣少子帝辛名受母正后也於是帝乙崩帝辛立帝辛暴虐無道天下謂之曰紂爲周所滅武王旣克商封紂子武庚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霍叔監之成王之世管叔以武庚畔周公誅之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國於宋初太庚之立本繼兄沃丁太戊則繼兄小甲雍己河亶甲則繼兄仲丁外壬小乙則繼兄陽甲盤庚小辛祖甲則繼兄祖庚庚丁則繼兄廩辛祖辛之崩實立其弟沃甲沃甲崩乃立祖丁而祖丁之崩則又立沃甲之子南庚逮南庚崩乃立陽甲蓋兄弟相及殷之禮也是以微子嫡子死亦舍其孫腯而立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湣公共立湣公共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卽位湣公子鮒祀弒之以讓兄弗父何弗父湣公嫡子也辭弗受鮒祀乃自立是爲厲公弗父生周周生世父勝世父生正考父世爲宋大夫考

父歷佐戴武宣三公以恭著稱初宋爲周恪統承先王得用商家禮樂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戴公時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爲考父生孔父嘉自弗父至孔父五世親盡當別爲公族乃以字爲孔氏宣公有太子與夷及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和立爲穆公於是孔父爲大司馬穆公疾召孔父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孔父曰羣臣願奉馮也穆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穆公卒與夷立是爲殤公其後諸侯數來侵宋殤公在位十年而十一戰民不堪命太宰華督謀害孔父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乃殺孔父而弒殤公迎馮於鄭

而立之孔父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睪夷父或作祈父其子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爲魯人防叔名字不可考嘗爲魯防邑大夫後世因號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仕魯爲鄹邑大夫有勇力魯襄公十年魯人從晉伐偪陽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叔梁抉之以出門者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叔梁先娶於魯之施氏生女九人無男其妾生孟皮病足不任繼嗣叔梁曰雖有九女而無嫡是無子也乃求昏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幼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鄹大夫雖父祖爲卿士然先聖王之裔也今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顏氏禱於尼邱之山生孔子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以命名及字云

述曰按祖庭廣記載顏氏禱於尼山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

谷草木之葉皆下垂王子年拾遺記載孔子未生之先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爲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之角信宿而去廣記又載先聖誕生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夢珍集又載徵在夜夢二蒼龍自天而下因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以沐浴之天帝下奏鈞天之樂列於顏氏之房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異於世俗夫怪異之說言不雅馴儒者所弗道然先聖殷人也殷之先元鳥降祥列在歌頌麟遊草附之事理或有之若夫吐玉書降五老奏天樂又感生聖子言出神人則愈出而愈怪荒誕不經其爲後人傅會無疑矣

闕里文獻考卷一終

世系第一之二

至聖先師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己酉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蓋周靈王之二十年也

三歲父叔梁紇卒葬魯防山之陰

六歲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八歲靈王崩子景王立

十一歲魯襄公薨子野立三月卒弟稠立是爲昭公

十九歲娶於宋亓官氏

二十歲仕魯爲委吏子鯉生

二十一歲爲乘田吏

二十四歲母顏氏卒先聖曰古不祔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然詩有云死則同穴周公以來已祔葬矣故衛人之祔離之以有閒焉

魯人之祔也合之矣吾從魯吾聞古者墓而不墳今口先聖諱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形者矣吾從斧形者焉於是封之崇四尺

二十八歲郯子來朝於魯叔孫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先聖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

在四夷猶信先聖之教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閒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閒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淸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不能見也小子行之

二十九歲學琴於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先聖曰口先聖諱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曰口先聖諱未得其志也有閒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曰口先聖諱未得其為人也有閒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口先聖諱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三十一歲鄭子產卒先聖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三十二歲景王崩子猛立是為悼王是冬又崩子匄立是為敬王

三十五歲僖子卒初楚靈王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昭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僖子病焉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至是將死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先聖諱）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恭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先聖諱）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先聖先聖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傚已矣他日欲適周見老聃南宮敬叔言於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師孔子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先聖車一乘馬二疋豎子侍御敬叔與

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文公曰方今周室衰微諸侯力爭孔口（先聖諱）布衣聖將安施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既而先聖謂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觀乎明堂睹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先聖徘徊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今人主不務襲跡於其所以安存而怠忽所以危亡是猶卻步而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入后稷之廟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害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

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君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如此江河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先聖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先聖既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歎曰吾今乃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辨宏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

存以惡己先聖曰敬奉教自周反魯弟子稍益進焉
三十六歲魯季平子得罪昭公公帥師伐季氏平子與孟氏叔孫氏
三家共攻公公奔齊魯國大亂先聖遂適齊齊景公讓登先聖降一
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為榮也而
降階以遠自絕於寡人未知所以為罪對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
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有頃左右自曰
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公問曰何王之廟也先聖曰此必釐王之廟
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其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
文武之制而作元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故天
殃所宜加其廟焉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對曰蓋以文
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祀無乃殄乎使人問之果釐王之廟公
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曰如之
何對曰凶年則力役不興馳道不修祈以幣玉祭祀不懸祀以下牲

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道也既又與景公論政公大悅將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而止吳季札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閒先聖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先聖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居齊數年景公終不能用遂反魯

四十三歲魯昭公薨於乾侯弟定公立

四十六歲邾隱公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先聖先聖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階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祼享之禮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先聖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爲人君

以爲成人之事者也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先聖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冠也與人君無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先聖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立周公攝政以治天下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於諸侯周公使祝雍作頌命之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先聖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綾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先聖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守廟者曰此何器對曰此爲宥坐之器先聖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誡故常置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乃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

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先聖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先聖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儉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四十八歲季平子卒桓子嗣立桓子嬖臣曰梁仲懷者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四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先聖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自遠方至者益衆

五十一歲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爲亂欲去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弗克陽虎入讙陽關以叛公山不狃亦以費叛召先聖先聖欲往從卒不行

五十二歲魯人伐陽虎陽虎奔齊齊人執之已而逃奔宋復奔晉適趙氏先聖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本不在焉豈能爲亂先聖

曰非汝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欲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止一世可知也是時先聖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强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僞市不貳價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西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先聖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

五十三歲爲魯司空別五土之性而物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詩爲司寇有父子訟者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赦之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爲國家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冉子以告先聖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

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誡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
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遜事言必教而後刑也
故先王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尙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
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
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
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今之
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是以刑彌
繁而邪不勝也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陵
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
今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
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焉出涕豈不哀哉由是法設而不用
無奸民初季平子葬昭公於墓道南先聖溝而合諸墓焉謂桓子曰
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夏定公與齊侯

會於夾谷先聖相犂彌言於齊侯公曰孔口先聖諱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先聖亦言於定公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公從之至會所爲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先聖趨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好合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先聖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齊侯懼有慚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先聖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先聖謂梁邱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

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鄆讙龜陰之田以謝過

五十五歲先聖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而叔孫季孫亦以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先聖先聖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乃使子路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先聖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不狃與輒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

我將不墮公圖成弗克
五十六歲去魯適衛先聖之初爲司寇也國人謗之曰麛裘而鞸投之無戾鞸之麛裘投之無郵及是國人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先聖曰魯君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季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先聖遂行宿乎屯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先聖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己反以告桓子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先聖適衛主於顏讎由家衛靈公聞先

聖在魯奉粟六萬亦致粟六萬

五十七歲先聖去衛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曰昔我入此由彼缺也陽虎嘗暴匡人先聖狀類虎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遂止先聖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先聖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口（先聖諱）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口（先聖諱）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女子路彈琴而歌先聖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乃得去過蒲月餘反乎衛主遽伯玉家

五十八歲居衛衛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先聖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先聖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子路不悅先聖矢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先聖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先聖醜之去衛過曹又去曹適宋見宋司馬桓魋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愀然曰若是其靡

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冉子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曰既死而議
謚謚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況自爲之哉
先聖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欲殺先聖拔其樹先聖遂去宋適鄭
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
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如喪家之狗
子貢以告先聖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遂至
陳主司城貞子家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
陳湣公使使問先聖先聖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
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
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
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
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是年魯定公薨子哀公立
五十九歲去陳過蒲會公叔以蒲叛蒲人止先聖弟子有公良孺者

以私車五乘從與闕甚疾蒲人懼謂先聖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先聖東門先聖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先聖曰要盟也神不聽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先聖先聖自衛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犨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口(先聖諱)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先聖曰竇犨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得志而殺之吾聞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乎口(先聖諱)哉乃還息於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主蘧伯玉家是年吳入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先聖骨何者最大先聖曰禹致群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先聖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先聖曰汪罔氏之君守封

嵎之山爲釐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先聖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

六十歲在衛衛靈公問陳先聖不對明日靈公與先聖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先聖先聖遂如陳是年夏靈公薨子蒯聵先以得罪亡衛人立蒯聵之子出公輒

六十一歲在陳夏魯桓僖宮災陳侯就先聖燕遊焉行路之人曰魯司鐸災及宗廟先聖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乎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不毀是以天災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今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秋季桓子卒桓子之病也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吾獲罪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康

子立欲召先聖公之魚曰昔我先君用之不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是年晉趙簡子攻范中行氏圍朝歌佛肸以中牟畔召先聖先聖欲往卒不果

六十三歲自陳遷蔡

六十四歲如葉與葉公論政復還蔡遇長沮桀溺及丈人吳伐陳楚昭王救陳軍於城父聞先聖在陳蔡閒使人聘先聖先聖將往楚拜禮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今者久留陳蔡之閒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先聖於野不得行絕糧七日從者病莫能興先聖講誦絃歌不衰肯子路有慍色先聖召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吾未智邪人之不我行也

先聖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先聖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先聖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先聖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旣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先聖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先聖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先聖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

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口先聖諱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口先聖諱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是歲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昭王使問諸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昭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先聖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其秋楚昭王卒於城父先聖乃自楚反衛遇楚狂接輿至衛衛出公使人問先聖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言問觀之

猶從失人何故先聖曰如君之言此乃所以失之也人旣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己不勞而賢才不失矣是時衞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先聖弟子多仕於衞衞君欲先聖爲政先聖以正名爲先故卒不果

六十七歲夫人亓官氏卒

六十九歲齊國書帥師伐魯及清冉有爲季氏宰說季氏禦之於是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有爲季孫帥左師及齊人戰於郊左師入齊軍右師奔公爲與其嬖僮汪錡皆死焉魯人欲勿殤僮汪錡問於先聖先聖曰能執干戈以衞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是役也冉有用

子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吾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閒之則可矣衛孔文子將攻大叔問策於先聖先聖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先聖遂歸魯先聖之去魯凡十四年而反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先聖先聖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當是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魯終不能用先聖先聖亦不求仕乃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古者詩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皆絃歌之

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九書易序彖繫象說卦
文言讀之至韋編三絶凡所教誨束脩以上蓋三千餘人是年子鯉
卒葬之有棺而無椁
七十歲魯昭公夫人卒先聖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經而拜子游
問曰禮與先聖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經焉禮也
七十二歲春魯人西狩於大野獲獸麕身而肉角以爲不祥賜虞人
先聖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子貢
問曰夫子何泣爾先聖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
以傷焉子游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
應之先聖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周宗將
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
吾道窮矣乃因魯史記作春秋夏齊陳恒弒其君簡公先聖三日齊
請伐齊三哀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

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使告三子三子不可乃止是年顏淵死

七十三歲衛人內蒯聵逐出公輒先聖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者至曰子路死焉先聖哭於中庭有人弔者先聖拜之已哭進使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覆醢

七十四歲夏四月先聖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仗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先聖曰賜汝來何遲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先聖諱）也殷人也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終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四月己丑也哀公誄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

屛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智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先聖之喪公西赤掌葬焉含以疏米三貝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佩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桐棺四寸柏槨五寸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兼用三王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與夫人合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畢相訣而去哭盡哀或復留惟子貢廬於墓凡六年然後去自後羣弟子及魯人往從墓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名曰孔里焉子一 鯉

述曰司馬遷作史記列孔子於世家其尊聖也至矣故後世言孔子者多本史記顧遷去春秋既遠戰國秦漢之閒百家並起危言稗說人各異辭而遷據羣書述往迹擇焉不精遂不免有舛錯誣謬之處如娶顏氏而曰野合於父墓而曰母諱之於適齊而曰爲高昭子家

臣以通乎景公凡此皆不經之大者蓋叔梁求昏於顏氏顏父擇女而使行作配禮宗於理必無野合之事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旣長不求父墓母沒復殯於衢致等於野死者史遷以母諱傳會檀弓索隱又以顏氏不及送葬遂失墳處之說傅會史記展轉牽合其謬益深昔孟子以主癰疽與寺人瘠環謂爲無義無命若欲因高氏以求通景公亦主癰疽寺人之類耳寧孔子而顧出此此皆大節所關不可不辨也又孟僖子卒於魯昭公二十四年而世家以爲孔子年十七歲事春秋凡與國朝聘必書昭公二十年並無齊侯來魯事而世家載景公與晏嬰來論秦穆諸語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哀公元年吳始入越棲句踐於會稽今敘骨節專車之對於定公五年擧魯襄魯官也不應在衞墮三都春秋在定公十二年而曰十三年甯武子乃僖公時人去孔子畏匡時已百有餘年而曰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衞然後得去其他序次錯亂之處更不可枚擧夫聖人之言論行

事散見於六經羣籍有非年譜所能盡列者而商羊萍實之對又不過聖人多能之一端卽使略而弗書亦無害於聖體之大茲考專以春秋左傳爲本而參以他傳記之確有可據者前後舛亂悉爲訂正苟有疑焉卽不敢錄也至先聖之生公羊傳爲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穀梁傳則云冬十月史記又云二十二年竊謂徵史不如徵傳而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實無庚子故斷以穀梁爲是得年七十四歲云

闕里文獻考卷二終

闕里文獻考卷三

世系第一之三

二代鯉字伯魚生時魯昭公以鯉賜先聖榮君之貺因名曰鯉蓋昭公九年也哀公嘗以幣召稱疾不行年五十卒葬聖墓東子一伋

三代伋字子思逮事先聖而受業於曾子於道統之傳獨得其宗方幼時先聖閒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先聖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對曰伋亟聞夫子之敎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先聖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曰事變有極正自當爾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詞不亦繁乎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

人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弗受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曰然伋不幸而貧於財至於困之將恐絕先人之祀夫所以受粟爲周乏也酒脯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爲分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子思嘗曰吾之富貴甚易而人猶弗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遊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對曰時移世異各有宜也當吾先

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道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於是往來於齊魯宋衞之閒而所如卒不合其在魯也穆公訪焉曰寡人不德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爲之若何願先生教之也對曰以伋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勿欲掩也以爲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焉耳責以虛飾之教又非伋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對曰願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振困匱無令

入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乎公曰諾又問曰吾國可興乎對曰可公曰爲之柰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又問曰立太子有常乎對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對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其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對曰聖人不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爲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對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羣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魯人有公儀休者砥節勵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飢

渴待賢納用其謀雖疏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也閭邱溫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償子對曰伋雖能之義所不爲也公曰何對曰彼爲人臣君將顛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衆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伋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弗忍行也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爲子之辭也對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其正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對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爲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穆公既亟見子思欲以爲相子思不願將去公曰天下之主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對曰蓋聞君子猶鳳也疑之則舉今君

既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臣竊謂君之言過矣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對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貲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焉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弗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聞之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不為之服寓乎是國而為國服吾既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邱懿子曰何乃若是曰人主自臧則眾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卻眾謀況和

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又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曰何故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衛君嘗問曰寡人之政何如對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對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以為無非也君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懌者臨其事必疣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子思遊齊陳莊伯問聖帝明王巡狩之禮可得聞乎曰古者天子將巡

狩必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清道而出或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齊車每舍奠焉及所經五岳四瀆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於上帝望秩於山川所過諸侯各待於境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親見之然後覲方岳之諸侯有功德者則發爵賜服以順陽義無功者則削黜貶退以順陰義命史採民詩謠以觀其風命市納賈察民之所好惡以知其志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協時月日辰入其疆土地荒穢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君免山川社稷有不親舉者則貶秩削土土荒民遊爲無教無教者則君退民淫僭上爲無法無法者則君罪入其疆土地墾辟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慶遂南巡五月至於南岳又西巡八月至於西岳又北巡十有一月至於北岳其禮皆如岱宗歸反舍於外次三日齊親告於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此古者

明王巡狩之禮也陳子曰諸侯朝乎天子盟會霸主則亦告宗廟山川乎曰告故陳子曰王者巡狩不及四岳諸侯盟會不越鄰國則其禮同乎異乎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則其禮與巡狩朝會無變其不越於封境雖行如在國陳子曰旨哉古之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者淺之為人也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眾圖帝何如對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害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汨之人之性安而嗜慾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為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齊王戮其臣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適觸吾忿故戮之以為不足傷義也對曰文王葬朽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斮朝涉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不必盡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忿遷戮不辜以為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

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命請改之齊王又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名少願先生談說之也對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以彼之言是非當也今君使彼虛談於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改又無益於起是兩喪之也故不敢承命王曰起之不善何也曰君豈未之知乎厚於財色必薄於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貪成富聞於諸侯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聞於齊國而無男女之別焉有一於此猶受其咎而起二之能無累乎王曰寡人之言實過願先生赦焉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人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

生魯國之士然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對曰臣羇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蓽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伋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顧未有可以報君者唯達賢爾曰賢則固寡人之所願也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爲曰必用以治政曰君弗能也曰何故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爲賢者曰君將以名取士邪以實取士邪曰必以實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曰其父祖何也曰世農夫也君乃盧胡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與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臣之問君固疑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之所以爲賢才而聞其世農夫因笑而

不受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辭又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懼之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槩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卹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士非所以明否臧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鄙土蓋爲賓主之餼焉子思曰伋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且又朝夕受酒脯及祭

賜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貺禮雖有爵
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公子之盛旨則有諂禮之惡焉若之何公子
曰交已言於君矣曰不可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
聞也謹受教於是在衛貧甚嘗縕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
白裘不受已而反爲教授其徒數百人而道卒傳於孟子孟子之受
業也子思嘗語之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
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偕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
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孟子問曰
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
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
乎又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有仁義而
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
上不義則下樂爲亂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

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年六十二卒葬先聖墓南子一白

述曰史記稱子思年六十二歲今考先聖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又六十九年而穆公始立子思生於先聖未卒之先而受敬禮於穆公即位之後核之年歲殊不相合或以六十二爲八十二之誤意者其或然乎

闕里文獻考卷三終

世系第一之四

四代白字子上雖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又謂之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睹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又曰有可以爲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惟志乎成其志者惟無欲乎夫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爲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旣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人而送之賓也齊

威王兩召爲相不受年四十七卒或云四十九歲葬祖墓西北子一

求

五代求字子家楚王召不赴年四十五卒葬祖墓東北子一箕

六代箕字子京爲魏相年四十六卒葬祖墓東南子一穿

七代穿字子高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爲非白馬或謂子高曰此人小辨而毀大道子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交往也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爲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爲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爲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龍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也先教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

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眞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鬬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敢鬬是辱也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鬬是未失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不以爲臣則鄉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鬬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爲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鬬爲辱必以敢鬬爲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

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所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敎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其前也子高不答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吾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衆賓而延子高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翻然欲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在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鷁退飛睹之則六察之則鷁鷁猶馬也六猶白也睹之則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爲緇素青黃色名雖殊其質則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犧牛元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論貴當物理不貴繁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

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
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是楚王之言
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
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
人也以此爲喩乃相擊切矣凡言人之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
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
白誠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矣平原君曰先生之言於理善矣因顧
謂衆賓曰公孫子能荅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龍
又與子高泛論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臧三耳龍言臧之三耳甚辨
析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
信辨也先生實以爲何如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又
問於君今爲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
君將從易而是者乎抑從其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龍

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子高曳長裾振褒袖方屐麤翣平原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衮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為名何取爾曰取包眾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耳平原君與子高飲強之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奬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又謂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遊過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有之乎荅曰士之相保聞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行之事占之也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荅色不在已攝

駕而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覯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若夫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爲也李寅言曹艮於平原君平原君欲仕之平原君以問子高子高曰不識也平原君曰艮嘗得見於先生矣故敢問曰世人多自稱上用我則國無患夫用智莫若觀其身其身且猶不免於患國用之亦惡得無患乎平原君曰艮之有患時不明也居家理治可移於官艮能殖貨故欲仕之曰未可知也今有人於此身修計明而貧者志不存也身不修會計闇而富者非盜無所得之也子高適魏會秦兵將至信陵君懼造子高之館而問祈勝之禮焉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於敵所從來之方爲壇祈克乎五帝衣服從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於社稷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於太廟曰某人不道侵伐大國二三子尙皆用心比力

各死而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旣誓將帥勒士卒陳於廟之右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於社百官各警其事御於君以待命乃大鼓於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於敵也五兵備效乃鼓而出以即敵此古諸侯應敵之禮也信陵君曰古者軍旅賞人之必於祖戮人之必於社其義何也曰賞功於祖告分之均示弗敢專也戮罪於社告中於士示聽之當也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焉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曰駑驥同轅伯樂爲之咨嗟玉石相糅卞氏爲之歎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眞僞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王問人主所以爲患對曰建大臣而不與謀嬖倖者言用則知士以疎自疑嬖臣以邇徼幸者內則射合主心外則挺主之非此最人主之大患也又問如何可謂大臣曰大臣則必取衆人之選能犯顏諫爭公正無私者計陳事成主裁其賞事敗臣執其咎主任

之而無疑臣當之而弗避君總其契臣行其義然則君不猜於臣臣不隱於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是以臣主並各有得也信陵君問曰古之善為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曰由乎政善也上下勸德而無私德無不化俗無不移衆之所譽政之所是也衆之所毀政之所非也毀譽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訟也子高見齊王王問誰可為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穆容貌陋民不敬也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材也君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面狀醜惡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吶吶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以穆軀形方之二子猶悉賢之昔臣嘗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修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誠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穆為臨淄宰子高任司馬又為將於齊與燕戰而敗齊王曰以子賢明故信子也曰王知穿孰若周公齊王

曰周公聖人而子賢者弗如也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以臣之知父孰若周公之知其弟齊王曰兄弟審於他人曰王之言是也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父相見觀其材志察其所履齊國之士弗能過也尚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穿何慙焉且曹子爲魯三與齊戰三敗失地然後以勇敢之節奮三尺之劒要桓公管仲於盟壇卒收其所喪夫君子之敗如日月之蝕人各有能父庸可棄乎今燕以詐破父是父不能於詐也臣之稱父稱其武勇材藝不稱其詐也父雖敗臣固未失其所稱焉齊王辭屈而不黜司馬父齊王行車裂之刑羣臣諍之弗聽子高見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王行之臣竊以爲下吏過也王曰寡人爾以民多犯法爲法之輕也曰然此誠王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哀樂喜怒哀樂喜怒無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之重無所措手足也今天下悠悠士亡定處有德則往無德則去

欲規霸王之業與諸大國爲難而行酷刑以懼遠近國內之民將畔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王之下吏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爲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徒不諍而已也心知此事之爲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然我諫諍必有龍逢比干之禍是爲虛自居於忠正之地而闇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爲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己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子高游齊趙魏閒楚趙魏三國交聘之皆不就著書十二篇名曰讕言年五十一卒葬祖墓南子一謙

八代謙或作武後名斌史記作慎字子順相魏安釐王封文信君初魏王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子順爲相子順謂使者曰若王信能用吾道雖蔬食水飲吾猶爲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

爾則魏王不少於一夫子度魏王之心以告我使者曰魏國狹小之於聖賢寡君久聞下風願委國先生親受教訓如肯降節豈惟魏國君臣是賴其亦社稷之神祇實永受慶於是乃之魏魏王郊迎謂子順曰寡人不肖嗣先君之業先生聖人之後道德懿劭幸見顧臨願圖國政對曰臣羈旅之臣慕君高義是以戾此君辱貺之而問以政事敢不敬受君之明命旣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皆不悅乃造謗言文咨以告且曰夫不害前政而有成孰與變之而起謗哉子順曰民之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爲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爲政日新雖不能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時乎魏王問子順曰今秦負强以無道陵天下天下莫不患寡人欲割國之半以親諸侯求從事於秦可乎對曰以臣觀之殆無益也今天下諸侯畏秦之日久矣數被其毒無欲復之之志心無所計委國於遊

說之士遊說之士挾强秦以爲資賣其國以收利叉手服從曾不能
制如君之謀未獲其利而秖以爲名適足以速秦之首誅不如守常
以須其變也王曰秦其遂有天下乎曰必然雖然取不以義得不以
道自古以來未有能終之者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水焉
以示東方諸侯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昔周穆王大征西
戎西戎獻錕鋙之劒火浣之布其劒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
如切泥焉是則古亦有也王曰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必
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以
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致此以素防絕
之也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魏王曰吾聞道
士登華山則長不死意亦願之對曰古無是道非所願也王曰吾聞
之信對曰未審君之所聞親聞之於不死者邪聞之於傳聞者邪若
聞之於傳聞者妄也若聞之於不死者不死者今安在在者君學之

勿疑不在者君勿學無疑魏王問天下之高士對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强作之者非體自然也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太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體成習與體成則自然矣王又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奈何對曰昔周穆王問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爲臣何如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矣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宮佗見子順曰佗困於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君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託者誰也佗曰將適趙公子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而已終弗能稱也佗曰將適燕相國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佗

曰將適齊田氏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也佗曰然則何衞而可曰吾弗識也佗曰雖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庇焉曰濟子之欲則宜若郈成子也昔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衞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衞其有亂乎過衞三十里聞甯喜作難右宰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反命於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微謀仁可與託孤廉可以寄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今子求若人之比庇焉可也佗曰循先生之言舍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諸朝魏王問子順曰馬回之爲人雖少才文梗梗亮直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爲相可乎對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曰

聞諸孫卿云其爲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得罪魏王朝羣臣問理國之所先季文對曰惟在知人王未之應子順進曰知人則哲帝堯所病故四凶在朝鯀任無功夫豈樂然哉人難知故也今文之對不稱吾君之所能行而乃欲强吾君以聖人所難此不可行之說也王曰先生言之對曰當今所急在修仁尚義崇德敦禮以接鄰國而已昔舜命眾官羣臣競讓德禮之致也苟使朝臣皆有推賢之心主雖不知人則臣位必當若皆以知人爲治則人主宜未過堯且其目所不見者亦必濔矣王曰善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爲之下嘉穀周以遂興往者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爲云天雨之反亡國何謂也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皆說種之其義一

也若中山之𣪊妖怪之事非所謂天祥也李由之母少寡與李音竊相好而生由由有才藝仕於魏魏王甚愛之或曰李由母姦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由且曰吾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賢聖豈有似子者乎吾將舉以折毁子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臣欲言誰爾且孔子少孤則亦不知其父者也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人見之皆以爲葬問鄹曼父之母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臣同者也王笑曰善子順聞之問魏王曰李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無傷也對曰虛造謗言以誣聖人非無傷也且夫明主之於臣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昔鬬子文生於淫而不害其爲令尹今李由可則寵之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然之說若斯有知則有知不受若斯凡人則凡人疑之必亦問臣則臣亦不爲君之故誣祖以顯由也如此則羣臣更知由惡此惡必聚矣所謂求自潔而益其垢猶抱石以救溺愈不濟矣五國約而誅秦子順會之秦未入境而還諸侯

留兵於成皐子順謂市丘子曰此師楚爲之主今兵罷而不散殆有異意君其備諸市丘子曰先生幸而教之願以國寄先生子順許諾遂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事既不集又久師於市丘謗君者或以君欲攻市丘以償兵費天下之士且以是輕君而重秦且又不義君之爲矣王何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子順曰王今出令使五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則聽王之令矣不重王則且反王之令而攻市丘以此卜五國交王之輕重必明矣楚王敬諾而五國散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爲於魏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吾乘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何弊之乘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不修國之福也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喣喣焉其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決上棟宇將焚燕雀顏色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己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己可以人而同

於燕雀乎魏王使子順修好於鄰國遂通和於趙趙王既賓之而燕問子順曰今寡人欲來北狄不知其所以然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於夷狄是强之也可乎曰夫欲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用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采飲食之物則有酒醪五熟此即我之所有而彼所利者也夷狄之物惟牛馬旃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饒而輕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糜於衣食矣殆可舉棰而驅之豈徒弱之而已乎齊攻趙圍廩丘趙使孔青帥五萬擊之克齊軍獲尸三萬趙王詔勿歸其尸將以困之子順問王曰不歸尸其困何也曰其父兄子弟悲苦無已廢其產也子順曰非所以窮之也死一也歸尸與不歸悲苦何異焉以臣愚計貧齊之術乃宜歸尸王曰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農一費也歸所葬使

其送死終事二費也一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欲無困貧不能得已旣而齊大夫聞子順之謀曰君子之謀其利溥哉遊孝成王聞曰昔伊尹爲臣而放其君其君不怨何可而得乎此也子順曰伊尹執人臣之節而弼其君以禮亦行此道而已矣王曰尹以放君爲名而先生稱禮何也曰其在商書太甲嗣立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姑即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是言太甲在喪不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伊尹使之居桐近湯之墓處憂哀之地放之不得知政三年服竟然後反之卽所以奉禮執節事太甲者也率其君以義强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見怨也王曰善哉我未之聞也他日又謂曰寡人聞孔氏之世自正考父以來儒林相繼仲尼重之以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天下諸侯咸賓禮焉先生作一國師從古及今載德流聲未有若先生之家者也先生之嗣率由前訓將與天地相敝矣

上若先祖父並稟聖人之性如君王之言也至如臣者學行不敏皆食於趙祿仕於魏幸遇二國之君寬以容之若乃師也未敢承命假令賴君之福願後世克祚不忝前人不泯祖業豈徒一家之賜哉亦天下之慶也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綵趙王大悅申叔以告子順子順曰王何以爲也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申叔曰敢問何謂不令曰夫雀者取其名焉則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下人非所得制爵也而王悅此殆非吉祥矣昔虢公祈神神賜之土田是失國而更受田之祥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爵將何悅哉趙聞魏將以求親於秦子順謂趙王曰此君之下吏計過也比目之魚所以不見得於人者以耦視而俱走也今秦有兼吞天下之志日夜伺閒不忘於側息趙魏與之鄰接而强弱不敵秦所以不敢圖并趙魏者徒以二國并目周旋者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强秦天下拙謀無過此者

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也夫連雖不能上樓亦猶二國搆難不能自免於秦也願王孰慮之趙王問相於平原君平原君曰鄒文可王曰其行如何平原君曰夫孔子高天下之高士也取友以行交遊以道文與之遊稱曰好義王其用之王卒不用後以平原君言問子順且曰先生知之乎子順曰先父之所交也何敢不知王曰寡人雖失之在前猶願聞其行於先生也曰行不苟合雖賤不渝君子人也王遂禮之固以老辭申叔問子順曰禮爲人臣三諫不從可以稱其君之非乎子順曰禮所不得也曰叔也昔者逮事有道先生問此義焉而告叔曰得稱其非者所以使天下人君不敢遂其非也子順曰然吾亦聞之是亡考起時之言非禮意也禮受放之臣不記人以無罪先君夫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言不欲顯君之非也申叔曰然則晏子叔向皆非禮也曰此二大夫相與私燕言及國事未爲非禮也晏子旣陳屨賤而踊貴於君其君爲之省刑然後以及叔向叔向聽晏子

之私又承其問所宜亦答以其事也申叔又問曰犬馬之名皆因其形色而名焉惟韓盧宋鵲獨否何也曰盧黑色鵲白黑色非色而何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爲名何虞卿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爲經矣且不爲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爲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吾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魏敵侔肩國而昭釐執圭見梁君者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爲鄰而動有滅亡之變獨勁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己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魏王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弱於始之韓魏弱於始之魏秦强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衆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

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爲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曰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也尸利素飡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事魏王遣使入其館謝曰寡人昧於政事不顯明是非以啓罪於先生今知改矣願先生爲百姓故幸起而教之辭曰臣有犬馬之疾不任國事苟得從四民之列子弟供魏國之征乃君惠也敢辱君命以速刑書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曰吾將行如之山東則山東之國將幷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新垣固謂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即自退其有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

呂望在商而二國不理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今山東之國弊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盡爲秦乎魏公子無忌死韓君將親弔焉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禮鄰國君弔君爲之主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韓君也其子辭韓韓君乃止季節見於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禮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生與之粱肉無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則輕矣枚產謂子順曰臣匱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曰然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陶朱公富在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河西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孳息不可計貲擬王公名馳天下以富興於猗氏故曰猗頓且夫爲富者非惟一術今子徒問猗頓何也枚產曰亦將問之於先生也

曰吾貧而子問以富術是不可用之術也昔人有言能得長生者道士聞而欲學之比往言者死矣道士高蹈而恨夫所欲學學不死也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也今子欲求殖貨而問術於我我且自貧安能教子以富乎子之此問有似道士之學不死也初子高以爲趙平原君有霸相之才惜不遇其時也而子順以爲衰世之好事公子無霸相之才也申叔問曰子之家公有道先生既論之矣今子易之是非焉在曰言貴盡心亦各有所見也若是非則明智者裁之年五十七卒子三鮒騰樹騰自爲傳樹之孫臧爲漢太常嗣蓼侯亦有傳鮒一名鮒甲字子魚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秦始皇幷天下子魚謂其徒叔孫通曰子之學可矣盍仕乎對曰臣所學於先生者不用於今不可仕也子魚曰子之材能見時變今爲不用之學殆非子情也叔孫通遂辭去以法仕秦而子魚不仕尹曾謂子魚曰子之誦讀先王之書將奚以爲曰爲治也世治則助之行道世亂則

獨治其身始皇三十四年李斯議焚書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吾不爲有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然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乃與弟子襄藏家語論語尙書孝經於祖堂舊壁中自隱於嵩山敎弟子百餘人與張耳陳餘善耳餘魏之名士也秦滅魏求耳餘耳餘懼走會陳涉吳廣起兵於陳欲以誅秦耳餘乃往謁涉餘謂涉曰今必欲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師賢而友智孔子之孫今在魏居亂世能正其行修其祖業不爲時變其父相魏以聖道輔戰國見利不易操名稱諸侯世有家法其人通材足以幹天下博智足以慮未形必宗此人天下無敵矣涉大悅遣使者齎千金加束帛以車三乘聘焉耳餘又使謂子魚曰天下之事已可見矣今陳王興義兵討不義子宜速來以集其事王又聞子賢欲諮良謀虛意相望也子魚遂往涉郊迎而執其手

議世務子魚以霸王之業勸之涉悅其言遂尊以爲博士太師諮度焉曰寡人不德爲諸侯羣賢所推南面稱孤其幸多矣今既賴二三君子且又欲規久長之圖何施而可子魚曰信王之言萬世之福也敢稱古以對昔周代殷乃興滅繼絕以爲政首今誠法之則六國定不攜抑久長之本也涉曰周存二代又有三恪其事云何曰封夏殷之後以爲二代紹虞帝之胤備爲三恪恪敬也禮之如賓客也非謂特有二代別有三恪也凡所以立二代者備王道通三統也涉曰三統者何曰各自用其正朔二代與周是謂三統涉曰六國之後君吾不能封也遠世之王於我何有吾自度不及於周又安能純法之乎涉嘗問行軍之禮子魚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師武人於朝簡練俊傑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徒搢扑北面而誓之誓於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太史筮於祖廟擇吉日齊戒告於郊社稷宗廟既筮則

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特牲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於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上帝柴於郊以出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車止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於道左社主居於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及至敵所將戰太史卜戰日卜右御先期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史定誓命戰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伍於軍門之前有司讀告誓使周走三令五申既畢遂禱戰祈克於上帝然後即敵將士戰還已克敵史擇吉日復禡於所征之地柴於上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克則不告也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功行賞不稽於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於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於社主之前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偏告捷於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於國外三日齊以特牛親格

於祖禰然後入設奠以反主若主命則卒奠斂玉埋之於廟兩階閒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於帝學以訊馘告大享於羣吏用備樂饗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勳焉謂之飲至天子親征之禮也涉曰其命將出征則如之何曰古者大將受命而出則忘其國郎戎帥陣則忘其家故天子命將出征親潔齊盛服舍奠於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階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面■向而揖之示弗御也然後告大社冢宰執蜃宜於社之右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於軍吏其出不類其克不禡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克於五帝捷則報之振旅復命飭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後適朝禮也涉曰將居軍中之禮勝敗之變則如之何曰將帥尙左士卒尙右出國先鋒入國後刃介冑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王不拜若不幸軍敗則驛騎赴告於天子載櫜韔天子素服哭於庫門之外三日大夫素服哭於社亦如之亡

將失城則皆哭七日天子使使迎於軍命將帥無請罪然後將帥結草自縛袒右肩而入蓋喪禮也涉曰行古禮如何曰古之禮固為於今也有其人行其禮則可無其人行其禮則民弗與也時陳涉旣立為王其妻之父兄往焉涉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無加禮其妻之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涉跪謝不顧涉心慙焉遂適子魚之館而言曰予雖丈夫哉然寡於禮義以啓於姻婭惟先生幸訓誨之使免於戾曰王所問者善也敢固無辭而對乎今以禮言邪則禮無不拜且宗族婚媾又與衆賓異敬者也敬而加親自古以然也涉曰雖已失之於前庶欲收之於後也願先生修明其事必奉遵焉曰昔唐堯內親九族外協萬邦禮以婚為昆弟妻之父母為外舅姑由是明之則拜之可知夫婚親之義非宗賢之類也雖自已臣莫敢不敬昔魏信陵君嘗以此質臣之父臣之父曰於諸母之昆弟妻之諸父則以親配德年齊以上雖拜之可也幼於己者揖之

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常者也涉又問同姓而服不及者其制何邪曰先王制禮雖國君有合族之道宗人掌其列繼之以姓而無別醊之以食而無殊各隨本屬之隆殺屬近則死爲之免屬遠則弔之而已禮之正也是故臣之家哭子氏之別姓於弗父之廟哭孔氏則於夫子之廟此有據而然也周之道雖百世婚姻不通重先世之同體也涉跪曰先生之言厥義博哉寡人雖固敢不盡心涉讀國語言申生事顧子魚曰始余信聖賢之道乃今知其不誠也曰王何謂哉涉曰書載驪姬夜泣而公以信入其言人之夫婦夜處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雖黔首猶然況國君乎子是以知其不信乃好事者爲之辭將欲成其說以誣愚俗也故使子拜疑於聖人也曰不然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後世善以爲式惡以爲戒廢而不記史失其官故凡若晉侯驪姬牀笫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若夫設教之言驅群俗使人

人道而不知其所以者也今此書皆實事纍纍若貫綵可無疑矣讀
人武臣謂子魚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謂聖人之智必見未
形之前功垂於身沒之後立教而戾夫邪犯吐言而辨士不破也子
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論者紛如也予
每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久歷遠遏姦勸善韓氏未必非孔氏未必得
也吾今而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前聖後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
者亦當世之聖人也子以爲奚若子魚曰子信之爲然是故未免凡
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極天爲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爲名是資
世之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穿鑿者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賢
欲以取信於羣愚而度其說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
自志也請略說一隅而吾子審其信否焉乃者趙韓魏共并知氏趙
襄子之行賞先加具臣而後有功韓非書云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
後難之豈有不似哉然實詐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

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瑤與韓趙魏伐鄭過東垣而還是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怍意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口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直寸指以測淵淵豫大道而不悟信誣說以疑聖殆非所望也武臣又手跪謝施施而退遂告人曰吾自以為學之博矣而屈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陳涉使周章為將西入關將以入秦秦使將章邯距之涉以秦國之亂也有輕之之意勢若有餘而不設敵備子魚諫曰章邯秦之名將周章非其敵也今王使章霈然自得而不設備臣竊惑焉夫雖天之所命其禍福吉凶大者在天小者由人今王不修人利以應天祥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涉弗聽又諫曰臣聞兵法無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恃敵而不自恃非良計也涉曰先生所言計策深妙吾不識也先生休矣已而告人曰儒者

可與守成難與進取信哉子魚他日復諫曰臣聞國大兵眾無備難恃一人善射百夫決拾章邯梟將卒皆死士也周章弱懦使彼席捲來前莫有當其鋒者涉曰先生所稱寡人昧昧焉願以人間近事喻之曰流俗之事臣所不忍也今王命之敢不盡情願王察之也臣昔在梁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鼎伎巧過人骨騰肉飛手搏鷙獸國人懼之然無治室之訓禮教不立妻不畏憚浸相媟瀆方乃積怒妻坐於牀詈焉由乃左手建杖右手制其頭妻亦奮恚因受以背使杖擊之而自撮其陰由乃仆地氣絕而不能興鄰人聞其洶洶也竊而見之趣而救之妻愈蹷忿莫肯舍旃或發其裳然後乃放夫以無敵之伎力而劣於女子之手者何以輕之無備故也今王與秦角強弱非若由之夫妻也而輕秦過甚臣是以懼故區區之心欲王備慮之也涉終弗聽周章果敗而無後救邯遂進兵擊陳涉師大敗子魚為博士凡六旬言既不用託目疾老於陳著書二十一篇論集先聖子思

子上子高子順及己之行事名之曰孔叢子而詰墨在焉詰墨語多不載曹明問子魚曰觀子詰墨者之辭事義相反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復起對之乎曰苟得其理雖百墨吾亦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前也墨子之所引者矯稱晏子晏子之善吾先君吾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盡乎曹明曰可得聞諸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乎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勌惰廉隅不修則原憲季羔侍血氣不休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閔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衆矣未能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孔子之貴晏子者也曹明曰吾始謂墨子可疑今則決妄不疑矣子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然獨樂先王之道講習不倦季則謂子魚曰大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爲於世者也今先生淡泊

世務修無用之業當身不蒙其榮百姓不獲其利竊爲先生不取也
子魚曰不如子之言也武者可以進取文者可與守成今天下將擾
擾焉終必有所定子修武以助之取吾修文以助之守不亦可乎且
吾不才無軍旅之任徒能保其祖業優游以卒歲者也年五十七卒
將沒戒弟子襄曰魯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時講誦不衰且先
君之廟在焉吾謂叔孫通處濁世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今
師也宗於有道必有令圖歸必事焉鮒生隨隨字子元或云元路隨
之子及孫曾皆失考其元孫名吉漢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周承休
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
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
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則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
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
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

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諱先聖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帝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久亡繼嗣梅福復上書曰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

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綏和元年正月癸丑詔曰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昔成湯受命列爲三代而祭祀廢絶考求其後莫正孔吉其封吉爲殷紹嘉侯食邑千六百七十戶三月進爵爲公地百里國於沛哀帝建平二年益戶九百三十二平帝元始二年更封爲宋公子一何齊嗣封何齊子一安先聖至安十六代矣光武帝建武五年二月封爲殷紹嘉公十三年復封爲宋公後無嗣寵封子顧三子長子之後承殷統中子之後奉先聖祀焉

述曰汾讀孔叢子文章議論駸駸乎有戰國之習矣豈風會所趨賢者不免與然以覩縱橫捭闔立談而取卿相竊勢位富貴以爲宗族交游光寵者相去奚啻霄壤則先聖之教猶有存者所如不合卒老

於行固無足怪至君弗父以有宋讓厲公歷二十有四世至裔孫吉而卒承殷統賓於漢家蓋有天焉非偶然也考家譜敘吉子名何齊孫名安而漢書王莽傳云更封殷後宋公孔弘爲章昭侯位爲恪與譜不合并識於此

闕里文獻考卷四終